

補義莊子因

獨見附標
全六冊

□13
3439
1

獨見附標



補義莊子因

寬政丙辰年鑄



昭和十六年九月三日
野村 堅 氏 贈

刻莊子因序

予年二十四五時。嘗與清君錦武欽

繇及弟章相集。以談莊子。然不能刻

意討論。而徒以為諧謔之資而已。余

於是別獨自蒐獵尋究。莊子諸注家



之說。無一當吾意者。乃更盡棄諸說。
獨就本文。日夜潛心讀之。以求得其
真旨。然以其文辭。雖奇錯。落眩亂人
耳目。洗滌恍惚。竟不能識其緒。而徒
歛古文。不可企窺而已。及三十已後。

則每讀有所達。積久始得不惑。後得
胡氏獨見。喜其說。頗有所合。即書其
冊上。以吾所得。近又得林雲銘。莊子
因讀之。其書每句下有注釋。通塞導
滯。不遺餘力。乃於其篇旨。雖與余所

見不必全合。而曲盡旁暢。炳如揭日
矣。蓋余嘗謂古文不可得讀。則六經
亦不可得讀也。而莊子則非古文與。
且其說未必深背孔子。則亦不可不
讀之書也。雖然。小子輩之所難讀。必

亦猶如予少年時。則二書豈非南華
之良階梯乎。心欲刻二書。會尾張秦
士鉉書莊子因上層以獨見。而并刻
之。而請其序。予考其舉大興余宿志
合也。因為不辭作之序云。

寬政九年丁巳夏五月八日

平安皆川愿撰并書



補義莊子因序

郭子玄解莊也。晉時清言家之莊而非古莊也。
宋明諸家解莊也。宋明諸家之莊而非古莊也。
然則莊其不可見乎。匡廬之山。右而望之爲峰。
左而望之爲巒。而其爲廬山則固在焉。則莊豈
不可見乎。去歲余嬰疾。自春涉冬。前日之業。棄
如土。明日之事。死爲隣。於是讀莊。欣然有會於

心會意樂。遂取林氏因訂之次第治之。終補其闕矣。太史公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余學儒者也。則諸老先生猶謂其可相絀而疑於余乎。凡人之相交。情同則親。異則疎。今相會乎一堂之上。聊娛一日之餘閒。誰亦舍賞心之悟而就他強語乎。雖笑不樂矣。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者爲友。莊叟已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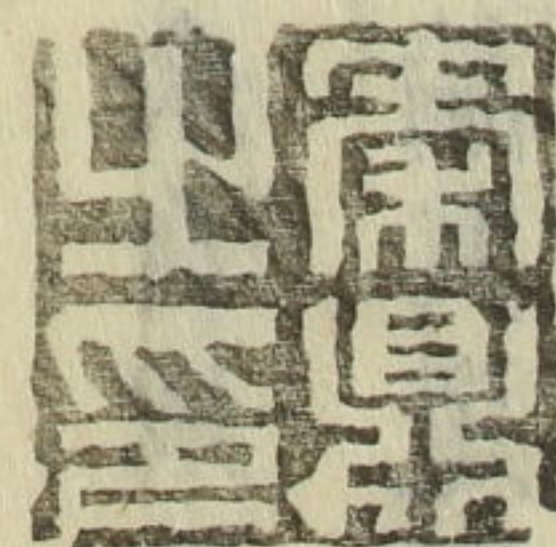
之乎。千歲之上。余則今欣然有會於心。引以相語。取以爲友。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故余自以爲莊非異世人也。驩友而已矣。又何暇論其道同與不同。如曰莊之可見也。以其所可見而見之也。林氏豈然乎。則余固亦直寄焉爾。而爲不知已者。詬厲也。則有所不恤焉。雖然。林氏亦可謂知莊矣。其論蘭亭序也。卓乎有所見矣。詩云。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信斯言也。雖諸老先生。亦讀莊可矣。

寬政八年丙辰春三月

尾張

秦鼎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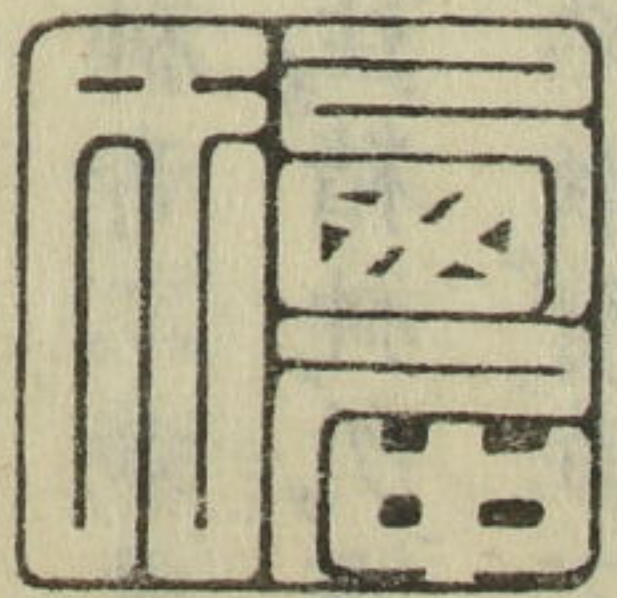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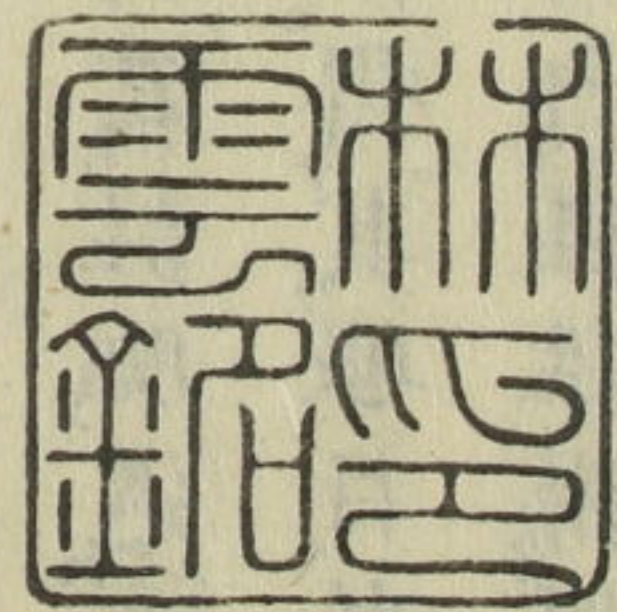
增註莊子因序

古今能文之士。有不讀莊者乎。既讀。有不贊其神奇工妙者乎。余竊謂讀莊者。實未嘗讀得莊。而贊之者。亦未嘗贊得神奇工妙處也。何也。蓋凡讀書家。必先識得字面。而後能分得句讀。分得句讀。而後能尋得段落。尋得段落。而後能會得通篇大意。及篇中眼目。所注精神。所滙此不易之法也。莊之爲文。其字面有平易醇雅者。卽有生割奇創者。其句讀有徑捷雋爽者。卽有艱澁糾纏者。其段落有斬截疏明者。卽有曼衍錯綜者。若不逐字訓詁。逐句辨定。逐段

分析如前此註莊諸家解其可解而置其不可解甚至穿鑿附會顛倒支離與作者大旨風馬無涉凡篇中眼目所注精神所滙悉付之雲霧惘恍雖極口嘉贊無殊醉呶夢寢莊必不受也余註莊二十有七年矣鐫木之後分貺良友卽攜歸里貯建溪別墅與二三方外畸人講究丹訣借爲印證原不靳於問世寅卯間變余家盡爲逆氛毀奪所註經書藏稿十餘種同作劫灰而是書賴有鋟板獨存懲羹吹齏不得不爲無窮之慮與近註古文析義前後編並行於世今且遍及海內矣茲再加繙閱其中有鄙意所未

盡者恐初學或費探索因竭四閱月玩味揣摩之力重開生面將內七篇逐段分析逐句辨定逐字訓詁誓不復留毫髮剩義而外篇雜篇雖屬內篇註脚遇有神奇工妙處亦必細加改訂分別圈點鈎截得其眼目所注精神所滙而後已至如價手擬莊攬入篇內徃徃得罪名教實莊之秕莠蝨賊必不可姑容者謹一一摘其紕繆從旁抹出鐫爲定本以公同好昔朱晦菴大學章句成於五十九歲至七十一猶改註誠意章學以年進務求至當不易良工苦心千載如見余何敢妄擬古人但以數十年寢食於莊久

已稔其大旨。迄今論定而段落字句之間始無遺憾。因歎著述之難如此。海內讀莊者。開卷欣賞如見其人。不至茫然射覆臆鉤。僅為世俗虛贊。當亦諒余今日之苦心也夫。康熙戊辰季秋望日三山林雲錦西仲氏題於西湖畫舫



凡例 計五則

四按明清人各
性。有自批其
文者。皆甚矣此
有凡例及每篇
總論亦然。今不
敢削。奈然不可
不辨也。

一字面訓詁。照填於本句之下。然後再解本句之意。如本句既解。應合數句而總解者。必加一小圈別之。
一每段必分疏本段大意。或加評語。凡遇小段。則加已上二字。遇全段。則加通段二字。俱加一小圈別之。
一凡篇中綱領段中眼目。必旁加重圈。其埋伏照應處。旁加黑圈。其措意精深。摘詞工妙處。旁加密圈。其轉折另提。或襯貼找足處。旁加密點。其小住歇處。必加橫截。其大住歇處。必加曲截。原

本缺畧。今悉補出。庶學者開卷了然。不煩探索。
一篇篇後總論。必先揭出本旨。逐段啣接脫卸。如換一篇。
全章八股文字。俱要還他渾渾成成。一篇妙文。不敢如
前此註莊諸家。輒指東話西。自逞機鋒。將本旨盡行埋
沒。却也具眼者諒必知之。

一原本音註。總彙二紙。冠於編首。今恐煩學者檢閱。特改
列於本字之傍。舉目即得。甚為省力。

西仲氏再識



莊子篇目

卷之一 內篇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卷之二 內篇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卷之三 外篇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運

卷之四 外篇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卷之五 雜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卷之六 雜篇

寓言 讓王 盜跖 說劍

漁父 列禦寇 天下

莊子總論

三十三篇之中反覆數十萬言大旨不外明道德輕仁義一死生齊是非虛靜恬澹寂寞無爲而已矣篇之有內有外有雜皆出於世俗非當日著書本意內七篇是有題目之文爲莊子所手定者外篇雜篇各取篇首兩字名篇是無題目之文乃後人取莊子雜著而編次之者逍遙遊言人心多狃於小成而貴於太齊物論言人心多泥於已見而貴於虛養生主言人心多役於外應而貴於順人間世則入世之法德充符則出世之法大宗師則內而可聖應

帝王則外而可王。此內七篇分著之義也。然人心惟大。故能虛。惟虛故能順入世而後出世。內聖而後外王。此又內七篇相因之理也。若是而大旨已盡矣。外篇雜篇義各分屬。而理亦互寄。如駢拇馬蹄。胫篴。在宥。天地。天道。皆因應帝王而及之。天運則因德充符而及之。秋水則因齊物論而及之。至樂田子方。知北遊則因大宗師而及之。惟逍遙遊之旨。則散見於諸篇之中。外篇之義如此。庚桑楚則德充符之旨。而大宗師應帝王之理寄焉。徐無鬼則逍遙遊之旨。而人間世應帝王。大宗師之理寄焉。則陽亦德充符

之旨。而齊物論。大宗師之理寄焉。外物則養生主之旨。而逍遙遊之理寄焉。寓言列禦寇。總屬一篇。爲全書收束。而內七篇之理均寄焉。雜篇之義如此。若刻意繕性。義有所屬。而無味。讓王。盜跖。說劍。漁父。義無所屬。而多疵。昔人謂爲昧者。勦入。非虛語也。天下一篇。則後人訂莊者所作。是全書之後序耳。然則或曰外。或曰雜。何也。當日訂莊之意。以文義易曉。一意單行者。列之於前。而名外。以詞意難解。衆意兼發者。置之於後。而名雜。故其錯綜無次如此。蘇子瞻謂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猶信。

莊子雜說計二十六則
一莊子另是一種學問與老子同而異與孔子異而同今
人把莊子與老子看做一樣與孔子看做二樣此大過
也。
一莊子全部以內七篇為主外篇雜篇旨各分屬而總不
離其宗今人誦其文止在字法句法上著意全不問其
旨之所在此大過也。
一莊子末篇歷叙道術不與關老並稱而自為一家其曰
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此種學

莊子雜說計二十六則

一莊子另是一種學問與老子同而異與孔子異而同今
人把莊子與老子看做一樣與孔子看做二樣此大過
也。
一莊子全部以內七篇為主外篇雜篇旨各分屬而總不
離其宗今人誦其文止在字法句法上著意全不問其
旨之所在此大過也。
一莊子末篇歷叙道術不與關老並稱而自為一家其曰
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此種學

問○誠○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一○者○世○人○乃○以○老○莊○作○一○
樣○看○過○何○也○

一○莊○子○另○是○一○種○學○問○當○在○了○生○死○之○原○處○見○之○其○曰○遊○
于○物○之○所○不○得○遁○一○句○即○薪○盡○火○傳○之○說○為○全○部○關○鑰○
老○子○所○謂○長○生○久○視○則○同○而○異○也○孔○子○所○謂○未○知○生○焉○
知○死○則○異○而○同○也○

一○莊○子○言○逍○遙○言○重○闐○心○期○乎○大○老○子○言○儉○言○慈○言○齊○心○
期○乎○小○是○其○工○夫○不○同○處○老○子○言○無○名○天○地○之○始○莊○子○
却○言○泰○初○有○無○無○有○無○名○則○無○名○之○上○尚○有○所○自○始○矣○

春秋猶舊史周
未語志記也史
經一也然歷世
之久其傳難詳
列子所謂上世
之事若有若亡
故後世聖人唯
議其大不能辨
其細不可辨而
不辨是聖人之
智而說者引孔
子論之本文所
無不可從矣大
抵註者欲孔莊
之同然孔子言
外內不相及是
不同則所以為
莊也說者察諸

是○其○立○論○不○同○處○若○云○子○夏○之○後○流○為○田○子○方○子○方○之○
後○流○為○莊○周○即○謂○莊○子○與○孔○子○同○而○與○老○子○異○亦○無○不○
可○也○

一○莊○子○宗○老○而○黜○孔○人○莫○不○以○為○然○但○其○言○曰○春○秋○經○世○
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何○等○推○尊○孔○子○若○言○其○宗○老○
也○則○老○聃○死○一○段○何○又○有○道○天○倍○情○之○譏○乎○要○知○著○書○
之○意○是○非○固○別○有○在○難○與○尋○章○摘○句○者○道○也○

一○莊○子○只○有○三○樣○說○話○寓○言○者○本○無○此○人○此○事○從○空○驀○撰○
出○來○重○言○者○本○非○古○人○之○事○與○言○而○以○其○事○與○言○屬○之○

卮言者。隨口而出。不論是非也。作者本如鏡花水月。種種幻相。若認爲典實。加以褒譏。何啻說夢。

一莊子五十三篇載在漢書藝文志。嚴君平作老子指歸。所引用者多書中不載。如闕奕意脩危言。遊鳧子胥等篇。世存其目。則此書爲郭子任刪定無疑。但外雜兩集。尚有膺手。未經攢斥。世無明眼。以爲相沿已久。不敢復道。然亦不可不辯也。

一莊子生於戰國。兵刑法術之家。徒亂人國。其所云絕聖。弄知。培斗。折衡等語。皆本於憤世嫉邪之太甚。讀者不

以詞害意可也。

一莊子詆訾孔子。世以爲離經畔道。不知拘儒剽竊。乃離經畔道之尤者也。攷書中所載孔子。不過言其問業于老氏。子貢稱夫子無常師。是不足爲詆訾者也。若盜跖。漁父。乃其徒爲之。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刦。亦已甚矣。

一莊子篇中。有一語。而包數義者。有反覆千餘言而止發一意者。有正意少。而傍意多者。有因一言而連類他及者。此俱可置勿論。惟先求其本旨。次觀其段落。又次尋

其眼目照應之所在亦不難曉

一莊子有易解處有難澁難解處有可作此解彼解處俱無足疑止玩上下文來路去路再味其立言之意便迎刃自解矣

一莊子學問是和盤打算法其議論亦用和盤打算法讀者須知有和盤打算法

一莊子學問有進一步法其議論亦每用進一步法讀者須知有進一步法

一莊子旨近老氏人皆知之然其中或有類於儒書或有

類於禪教合三氏之長者方許讀此書

一莊子爲解不一或以老解或以儒解或以禪解究竟牽強無當不如還以莊子解之

一莊子大旨說外死生輕仁義黜聰明詞若不殊而其每篇立意却又不一致當于同處而求其異當於分處而求其合自有得於語言文字之外若草草讀過便是不曾讀

一莊子用字有與他書不同如怒而飛非喜怒之怒冷然善非善惡之善游心乎德之和非和順之和此類甚多

當具別解

一莊子命意之深處。須以淺讀之。爲文之曲處。須以直解之。若一味說玄說妙。只管附會入心性裏。回去便成一部野狐禪矣。今人蹈此病者。什之八九。瀕痛絕之。

一莊子或取其文。不求其理。或詮其理。不論其文。其失一也。須知有天地來。止有此一種至理。有天地來。止有此一種至文。絕不許前人開發一字。後人摹倣一字。至其文中之理。理中之文。知其解者。且暮遇之也。

一莊子似個絕不近情的人。任他賢聖帝王。矢口便罵眼。

大如許。又似個最近情的人。世間里巷家室之常工技。屠宰之末。離合悲歡之態。筆筆寫出。心細如許。

一莊子當隨字隨句讀之。不隨字隨句讀之。則無以見全書之變化。又當將全書一氣讀之。不將全書一氣讀之。則不知隨字隨句之融洽。

一莊子當以看地理之法讀之。欲得正龍正穴。於草蛇灰線。蛛絲馬跡處。尋求。徒較量其山勢之大小。無有是處。一莊子當以觀貝之法讀之。正視之似白。側視之似紫。睨視之似綠。究竟俱非本色。纔有所見。便以爲得其真。無

有是處。

一莊子當以五經之法讀之。使其理爲布帛菽粟。日用常行之道。不起疑異於心。則與我相親矣。一莊子當以傳奇之法讀之。使其論一人寫一事。有原有委。鬚眉畢張。無不躍躍欲出。千載而下。可想見也。

莊子列傳

史記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箴。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剗。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沆沔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

逍遙遊篇第一
得曰逍遙遊一
篇用大字凡二
十二鯢鵬形大
椿至大皆借
以喻心之大心
大而其逍遙遊
其逍遙遊其所
作用無不為大
然亦有小為之
對而有六名矣
至於夫無已無
功無名則其大
極矣如大樹大
樗能用其大則
為逍遙之妙用
矣

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
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
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其逍遙遊其所作用無不為大然亦有小為之對而有六名矣至於夫無已無功無名則其大極矣如大樹大樗能用其大則為逍遙之妙用矣

獨見曰鯢之大
作一層寫鵬之
大作而層寫鵬
曰標註鰓獨見
最多幅臨不能
每條登各名後
無名者皆是也
王元沢曰莊子
同被我一小大
也同被我者不
得不存一小大
者不得不和所
以製有諸之名
也南冥存諸四
句欲合欲斷意
連詞斷鵬之大
至于此則可以
朝矣夕至矣以

莊子因卷之一

內篇逍遙遊第一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總點出大
一篇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分點
之網怒而飛○怒即怒怒生之其翼若垂天之雲○所覆者廣
大之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海運海氣動也海氣動
此風力而南冥者天池也○已上直敘鵬或作人○名故鵬欲乘
南徙也○南冥者○南冥句○解一語作收束齊諸句○解一語之
語作起引若他書俱可無有那能如許跌宕波折○諸之

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鵬翼所擊而震蕩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扶搖。爾雅云。飈風也。去以六月息者也。六月息。仍主半年而後止息解。蓋其任意逍遙。一去一息。動經半年。則其爲大年可知。三千里言其遠。九萬里言其高。六月息言其久。見其一大。則無不大之意。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野馬。日中遊氣也。生物造物也。息。氣之翕闔往來也。三句寫出造物之妙。見氣至而動。使鵬得以施其擊搏之能。發明上文海運的道理。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五句言天之下有許多容得逍遙處。故鵬之徙。水擊三千里。風搏九萬里。一去動經六月。自然無碍。諸解謬妄可笑。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均堂堂之凹處。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根上翼若
○設一喻取勢。垂天之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纔是而後乃今培風。訓
雲句。養作活字看。就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無有折而壅之
方搏之時言。而後乃今將圖南。將者猶未徑去。有遲回審顧之意。言不
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之故。連。蜩與鸞鳩笑之曰。蜩小蟬。鸞
用而後乃今四字。奇幻尤絕。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決起不遺餘
輩若鵬。必不輕易笑人。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決起不遺餘
而飛也。搶突也。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控投也而已
榆枋。二木名。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笑其培風而後適莽蒼
他能亦無。他願也。者外。三餐而反。腹猶果然。可以不以不飢。適百里者宿春糧

先以水立喻。無當蓄數。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人之出行。猶計程。儲糧如此。端三。或曰。小日之食。若不培風。能免天關之患乎。○又設一喻。取勢之。二蟲又何知。見其笑。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知小年不及大年。不相及。非對語也。玩下文。便知。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大芝也。天陰生。蟪蛄不知春秋。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此小年也。以小年僅成。楚之南有冥靈者。龜。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大年。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大年。二。○冥靈大椿。各自為春秋。則一瞬。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與之並。彭祖。一句使人也。此世人之小知。亦因其居短景。與二蟲之見無異。所以于言外領其神。可悲。○已上言鵬所以能六月息之故。皆申明諸言。因行。

味或曰。窮髮列。子作終髮。按此。段亦所謂融成。一片者。而註於。垂天之雲。句作。截非是。又曰。淮。南扶搖。珍抱。羊。角而上。註扶。搖動。珍抱。了。戾。也。按扶搖。與羊。角同是形容語。後焉。風名。亦。焦。弱。侯曰。禽經。雉。上有文。鵬。上有。赤。典。尺。通。亦。作。斥。鵠。是。小。雀。也。方。容。之。曰。豈。即。鵬。乎。李。卓。吾。文融成一片。不可分析。故諸。湯之問。棘也是已。棘。人名。列。解愈鑿愈支。真千古恨事。○立言本似荒唐。欲以取信。窮髮之北。不毛。有冥海者。天。池也。北。天。池。屬南冥。此。屬。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潤。未有知。其條者。長。其名爲鯨。上。總言其大。此。分出濶長。來。且先。言。有鳥焉。其名爲鵬。皆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上。言。一。物。魚是魚。鳥是鳥。又其變處。列子湯問。語止此。○前引齊諧。三句。單証篇首。從。於南冥。一語。未及於魚鳥之大。故又引。此以。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羊角。風。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重述。斥鵠笑之曰。斥。澤。小鳥。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

曰斤錫此率宜
大鵬此列子乃
莊文本旨大鵬
培風而徙列子
御風而行搏扶
搖者六月而息
冷然者旬五日
而反影切成文
乘天地以下乃
自道或曰淮南
作定乎死生之
境通乎榮辱之
理陸註宋子志
毀譽而不能忘
三矣定分而不
能忘矣辨境
而不能忘辨矣
有所待便是倚

至也而彼且奚適也上文之笑在自安於拙此則此小大
之辨也此只就物之分量言與上文小知大知小年大年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
也亦若此矣亦莫不自以為至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即宋
鉅宋之賢人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
也猶然笑貌此人所徵上着眼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
加沮合所徵上着眼已矣重內而輕外自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世間之人如
雖然猶有未樹也世不能自樹立於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
善也順利無旬有五日而後反境能自樹立於世外矣

著於物而不能
逍遙南其北冥
亦無往也此是
暗相照應至人
三句分心三段
致福則有已必
宜然喪而後無
已知效則有功
矣必陶鑄堯舜
而無功矣辨宋
厚則有名矣必
不越樽俎而後
無名

立字與上出字
降字俱有自然

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知為善致福之人如此者此雖
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必待風而御之若夫乘天地之正
陰陽二氣之正而御六氣之辨六時消以遊無窮者不死不彼且
惡乎待哉此是極大身分極高境界極遠程途極久閱歷
故曰至人無已無待於己神人無功無待於功聖人無
名無待於名之所歸三句發無待之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炬火其於光
也不亦難乎喻臨下之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取水其於澤
也不亦勞乎喻逮下之德有大小二喻謂夫子立而天

之功效不假毫作用也
或曰呂覽許由
辭曰嘯嘯巢於
林不過一枝婦
已君子註嘯嘯
小鳥也巢也
偃息也婦終也
婦休聲辭
焦註說文嘯鼠
一曰偃鼠沈註
君其休矣吾何
用天下為哉其
說已治你就不
會也此我無干
是跌進一層法
當底也韓子五
厄而無備致曰
而京賦望帝篠

下治德盛而人自化即易所謂見龍在田而時雨降矣而我猶尸之吾
自視缺然燭火光難浸灌澤勞矣請致天下已上讓天許由曰子治
天下天下既已治也不待別求致治之人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
致治之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有致治之實足鵲鵲巢
於深林不過一枝餘枝用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餘流用不
二喻應歸休乎君上休美名也予無所用天下為鵲鵲巢
上有力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以致祭喻治天
勞尸祝當為其逸然格神實藉尸祝隱隱見天下治已有
其實但不肯居其名耳二句找上猶代子句○此段引証
聖人無名

以徑庭一說言
徑路之與中庭
偏正殊絕猶言
霄壤也曰然者
是然其狂而不
信致曰淮南潛
者不言靜者不
聞豈獨形骸有
瘡聾哉心志亦
有之又曰太玄中
首昆侖天之氣
旁礴地之形又
賦旁薄群生封
禪書旁魄四塞
又畫史解衣盤
礴陸註所謂我
無為民自治我
無欲而民自朴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
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使人驚大有逕庭隔遠不近
人情焉斷其不信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
人居焉住處肌膚若冰雪形綽同淖約若處子態不食五穀吸風
飲露食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行動○先寫出
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不用意天下而天下賴之
外者此一句最重吾以是狂而不信也狂以為妄也言其
○接輿言止此去聲連叔曰然信接輿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
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

我好靜而民自正者或曰淮南有災洪水弥靡於天下神無虧缺於胃臆之中矣若然者天下之間猶飛羽浮芥也孰肯分然以物為事註分猶意念之良又曰為一世斷乎亂句諸解不愛此段俱叙凝字陸註堯舜事皆在陶鑄之中或曰淮南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

指譬聾聾四猶時女也時是也謂是言乃汝之謂也接輿言句之言破他狂而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斷乎亂孰敢傲焉以天下為事旁礴混同充塞純以神用也斷求於治世而世自受治於神人有莫知其然之妙者神人也○解上文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之說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自已先有勝物本領疵癘所是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以其精治身而出其粗述猶可理豈肯以物為事將大本領小用却也其乘雲御龍遊乎四海之外者以此○此段引証神人無功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資貨也章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

註四子堯時隱士四子不用天下則堯視天下亦無用矣楊升庵曰上文皆說大此而段說用大矣如笑之以土之笑陸註甄落猶墮落沈註平淺見通雅史記吳落其典獲通甄種而成五石喻道之成道大則不能用道毀則不可用故決裂而奔之或曰韓子屈穀謂田仲曰穀有華

之禮冠雖貴無奈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在已之所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四子舊作許由齧缺王倪被衣汾水之陽官然喪其天下焉汾陽堯都也官然茫然自失之意既見四子不着猶越人視章甫耳○此段引証至人無已諸解枉捏可笑也黃屋豈殊於青山汾陽何異於姑射也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所容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堅重也非一人之力多矣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雖便於自舉但瓠既大剖而小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之則所落之片無窪坎處可割以盛非不鳴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指之擊碎也剖與不剖俱無所用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割之何益

堅如石厚無礙
獻之仲曰孰貴
其可以盛也厚
無礙不可割以
盛物如堅石不
可割以割曰然
穀將以之之今
田仲無益人之
固亦瓠之類也
音均凍圻也今
諺言託為龜手
方密之曰龜音
均此附金斲字
也向曰龜圻折
也司馬曰折如
龜文則不必改
音矣李卓吾曰
恐世人疑此等

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龜圻也泝泝洗也統絮也冬月漂絮有藥故手
不圻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
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此拙於用大者
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
冬月水戰手不泝泝裂地而封之此善於用大者能不龜手一也或以
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又能用總斷之今子有
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慮謀也以此為舟楫如大酒樽
之形浮於江湖且其性不沉可以乘之而憂其瓠落無所
容而恣其道遙之樂非善於用大而何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之心猶
容身既容矣更何所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之心猶

李門萬世絕俗
茫蕩無用故復
設瓠落喻或
曰中流失船一
壺千金盡此瓠
同司馬云腰舟
得大道則可藉
之道遙于域外

教陳
字與曰此字之
非是集韻陳牛
字从初
才也

其不能慮而徒憂所以謂之拙於用大也○此段言得其
用則大不得其用則小瓠空心之物暗喻居心故謂之有
蓬之心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惡木名其大本擁腫而

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皆無可用立之塗匠者不

顧雖便於伐亦去之而不伐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同畔而

惡木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屬卑身而伏以候敖者物

之閑遊者伺而欲捕得之也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

見害於物雖有用何益今夫豫牛鹿牛也其大若垂天之雲如頽雲之

與篇首鵬翼所比不同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其技反不如狸狌

堅如石厚無礙
獻之仲曰孰貴
其可以盛也厚
無礙不可剖以
盛物如堅石不
可剖以剖曰然
救將以存之今
田仲無益人之
國亦孰之類也
音均凍圻也今
諺言託為蓋手
方密之曰龜音
均此附金戰字
也向曰龜圻折
也司馬曰折如
龜文則不必改
音矣李卓吾曰
恐世人疑此等

莊子因

卷之一

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龜圻也泝泝洗也統絮也冬月漂絮有藥故手
不圻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
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此拙於用大者
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
冬月水戰手不泝泝地而封之此善於用大者能不龜手一也或以
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又能用總斷之今子有
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慮謀也以此為舟楫如大酒樽
之形浮於江湖且其性不沉可以乘之而憂其瓠落無所
容身既容矣更何所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之心猶
容不容而徒憂乎

李門萬世絕俗
茫蕩無用故復
設瓠落喻或
曰中流失船一
壺千金蓋瓠瓠
同司馬云腰舟
得大道則可藉
之道遙于域外
敖者即巢也故
下文說豫牛曰
不能執鼠
或曰淮南子之
捕雉也必先舁
體弥耳以待其
來也

其不能慮而徒憂所以謂之拙於用大也○此段言得其
用則大不得其用則小瓠空心之物暗喻居心故謂之有
蓬之心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惡木名其大本擁腫而
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皆無可用立之塗匠者不
顧雖便於伐亦去之而不伐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同畔而
惡木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屬狐身而伏以候敖者敖物
等之閑遊者伺而欲捕得之也見害於物雖有用何益今夫豫牛鹿牛也其大若垂天之雲如頽雲之聚為大形
與篇首鵬翼所此不同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其技反不如狸狌以各有所長不必

明無道通字

逍遙遊三字是
莊叟造端託始
之意一經說破
不過窺見甜一
着議論已落架
子裡因借鯢鵬

相爲用也。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即之以無用。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以無用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匠者不顧。正無所可用。雖與身共之。安所困苦哉。却免狸狌機辟罔罟之害。吾言大而鼠相同。此段言小而有有用。不若大而无用也。樹猶樹立。暗喻應世。故言物無害者。見無用。正足以避害。得遂其逍遙之樂也。

逍遙徜徉自適之貌。遊即所謂心有天游。是也。此三字是莊叟一生大本領。故以爲內篇之冠。然欲此中游衍自在。必先有一段海濶天空之見。始不爲心所拘。不爲

翻空而入。用公以六月息。在雲烟有無中。略影一筆。層層翻跌。筆盤旋直追至以遊無窮。句數逗遊字。一枝滿腹。暗折到逍遙乘雲御飛。因逍遙而明帶出遊字。自然黃天下。所以得逍遙之故。大椿浮乎江湖。所以濟逍遙之具。無用之言。惠施已說明喻意。而此却只就喻意還答。

世所累居心應世。無乎不宜矣。是惟大者方能遊也。通篇以大字作眼。借鵬爲喻。意以鵬之圖南。其爲程遠矣。必資以九萬里之風。而遂以六月之息。蓋以鵬本大。非培風不能舉。况南冥又非一蹴可至者。人之他適。計程贏糧。亦猶是已。蜩與鸞鳩輩。何足知此。知有大小。緣其年有大小。其不相及也固宜。獨不聞冥靈大椿。自爲春秋。則鵬之自爲春秋可知。是其六月息也。在鵬不爲久。又可知矣。彼彭祖者。誠何足數。此鵬之所以爲大如此也。雖然。此非吾臆說也。又非諸私言也。湯之問棘。亦嘗

趁勢點醒道通
二字前段如烟
雨迷萬龍變虎
躍後段如風清
月朗梧竹蕭疎
善讀者要須撓
開枝葉方見本
根千古奇文原
只是家常茶飯
也

及之矣。至如鵬之適而斥鷃之笑也。誠不異於二蟲所
云。此無他。小大故也。彼世之一得自喜者。何以殊此。乃
宋榮子進矣。以未樹而未大。列子又進矣。以有待而未
大。惟夫乘陰陽二氣之正。御六時消息之變。以遊於不
死之門。方可爲大。卽所謂至人神人聖人是也。於何徵
之。如許由之不爲名也。此無名之一証也。藐姑射之不
爲事也。此無功之一証也。堯之宵然喪天下也。此無已
之一証也。皆能用之以成其大也。然非致疑於大而無
用也。故不龜手之藥。得其用則大。不得其用則小。居心

者。視此矣。抑非必求其有用而始爲大也。故狸狌羆牛。
或以有用而致困。或以無用而免害。應世者。視此矣。大
瓠也。大樹也。又一鵬也。何不可遂其逍遙遊哉。人惟求
其大而已。篇中忽而叙事。忽而引証。忽而譬喻。忽而議
論。以爲斷而非斷。以爲續而非續。以爲複而非複。只見
雲氣空濛。往返紙上。頃刻之間。頓成異觀。望方壺云。統
中線引。草裏蛇眠。讀得之矣。

齊物論第二

歸有光曰欲存
天下之物論必
觀諸未始有物
之先李卓吾曰
篇內云彼是莫
得其耦今曰似
喪其耦便有忘
物忘我之意李
袁一曰喪耦我
固在也喪我則
并我無之矣呂
吉甫曰嗒然之
間知今隱几之
不同則其耦之
亦察矣蓋昔之
隱几忘物時也
今之隱几遺物

莊子內

卷之二

內篇齊物論第二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緩吹之氣嗒然似喪其耦嗒然相忘

貌似離人而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

木體不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念不起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

几者也前人隱几無噓者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

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死灰而無知也○解嗒然意汝聞人

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地籟有聲所從出曰籟

天籟無形而生即下文風所從出由於氣喻人之有子游

曰敢問其方也類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噫氣是惟

時也陸註昔前
此也劉須溪曰
天地間得其
尤無根者曰風
知風之所從起
與其所受則
不齊者存緒作
秀曰大塊郭氏
謂無物成法師
云造物又云天
也按大塊載我
地積塊皆為地
我此似指天地
間噫氣豈是
也李註獨不聞
獨不見言地籟
之作止汝所嘗
聞見以其所嘗

莊子內

卷之二 齊物論

十

聞見而究其所

無作。但緩出如今日隱几之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

未嘗聞見則天

寥寥乎。是自遠而近。山林之畏佳。處所以受風者。大木

三亦隨風而動

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杗。似榱。似桷。似

風行九秋

似圈。似壺。似匱。似臼。似窠。似洼。似汙。似穴。似

婦有光曰風

也。聲隨竅異。言聲止。謫者。聲疾。叱者。聲粗。吸者。聲細。呌者。聲揚。謔者。聲濁。

一而正方密之

矢者。聲深。而咬者。聲上。言聲之不齊。已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

鬼也。風一也

重和。二句言風陣先後不同。冷風則小和。輕風則隨。

下唱字。竅一也

而各形各聲。中又有不齊如此。風則大和。疾風則隨。厲風濟則衆竅爲虛。

下和字。用字各

風則大和。疾風則隨。厲風濟則衆竅爲虛。猛風渡過後。諸

而茶著以嫩

如此。上從無生有。此自有歸無。來路去路井然。而獨不見。

條爲一。或曰

之調。調之刁刁乎。調調刁刁。是樹上枝葉搖動之形。故曰

言風之吹有方

下。段知與言不齊之狀。爲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

不同而不齊也

比竹是已。再提起。則無處安着。趁此一句。便補一句。是文

方不同成語天

之細。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

地萬有方不同

自取。怒者其誰邪。吹指風而言。萬萬竅也。風之吹萬竅也。

性不若天籟而

此。若若自取其怒。號者誰爲之邪。誰字與自已相。大知。閑

即地籟以揭

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言又本於有知。故先提

變化玲瓏者字

此。四句立局。極得振發挈領之法。有知有言。是非之所從

頓斷。說自有神

出。便是無中生有了。大知謂全體。小知謂一端。大言謂通

味地籟尚爾無

論。小言謂偏解。一人之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

心哉。遙望言非

身皆有。不必分別優劣。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

靜安慮也。間

探察瑣屑也。矣

子子因

齊物論

構日以心闔。縵者，遲留。害者，深藏。密者，計較。小恐，惴惴。大恐，縵縵。驚懼，其發若機括。直遂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執拘其守勝之謂也。司是非，故守勝。本是一事，但用一人之身，無論寐覺，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心，闔之變態如此。既以心闔，則神明且勞而消喪，故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殺如秋冬，若便溺之出，不可復返。其初，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既以心闔，則在內之閉藏，若受緘膝束縛，竟成一老湫之無水。全不流動，如速死之人，無復有生機矣。此言心闔之害如此。文中字句新奇，若怪不異，峯非樊籬中物也。喜怒哀樂慮嘆，慮則預度未來，嘆則咨嗟。既變熱，變則反覆不定。姚佚，姚，央庠。啟態，啟，開心。樂出虛，

喻其乍作年止也。蒸成菌喻其倏生倏死也。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承上言心闔之害如彼非明知之而故蹈也緣此心司是非自有無窮之變態無端忽生循環相代猶吹萬不同之。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言欲知此變態所生之由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言非天之動則我不能自生。但非我有以受之。則彼亦不能獨生於我。是我與彼相因以生。此無窮之變態非甚遠而難知也。究亦莫知其誰爲使然。○使字取字。應上文。使其自取。怒句。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其所爲使者。似有真宰存乎其中。特不能得其端倪。故不知耳。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若真宰之所使。可行則行。已足信也。其所以不見其形者。實以真宰之有情而無形耳。安可得而見哉。當求得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試其情而可矣。

亡作化

有而可方。人人有而自信。一舉足一舉眼。就在面前。終不見其形。蓋有情無形。寓之不可執之。不可主意。其孟子從其本。本章相似。揚慎曰。此節從形體上認取。真君即與寡之天籟。或曰。就君臣字。交宰。君林註。手足耳目互相為用。足時用手。手時用足。陸註。存焉。亦問辭。真君與我

不可見之情。求之於身。問其最親厚者。為誰。○第一層。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問人所有數件。或皆可親。而悅無所分別乎。抑亦有所極。親於其間乎。焉亦問詞。○第二層。臣妾乎。問在我身中。皆為服役。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乃均服役於我。則不能相為統攝。或。其有真君存焉。彼遞相君臣者。畢竟役人而亦役於人。若真君也。真君即真宰。○層層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既知於真君求其情矣。若求而真不加損。蓋此真自我受形以來。本無喪失。與物相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

且暮不離。不以求得而存。不得而無。真君於人本無益損。但悟之則聖。迷則凡耳。真君與我情厚。不忍亡。我當置之於安宅。而今則否。或曰。言我今受天命而成人形。當不捨其真。以待天年之終耳。田子方篇。董然其成。形是也。又按淮南公羊哀為人為虎。二者代謝。各樂其成。

見其成功。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真君之至。重如相逆相順。無有底止。一旦形盡。而此真亦銷滅。無存。誠可惑也。何其昧昧若此。詎以人皆若此。而無有獨覺者乎。暗伏下以明意。其行文雖似三疊。却是一氣。外篇所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謂哀莫大於心死。是也。○已上言物論不齊之害。夫隨其愚者與有焉。成心。謂人心之所至。便有成見在胸中。牢不相代。非我。可破。無知愚皆然。知代句。即上文以知日夜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無所取意。心中無成見。則無是非矣。今日適越而昔至。是人是惠子語。莊子引之。以見其必無是事也。是以無有為。

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柰何哉。禹歷九州。方知

九州之處。以無爲有。禹尚不能。况其他乎。○

自隨其成心。句至此。言物論皆人心所造也。○

夫言非吹也。○

言者有言。○謂言有言之理。與風吹之無心者。其所言者特不同。○

聞着非吹一語。撇開甚巧。○

音寇

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鵲音亦有

辯乎。其無辯乎。但所言之是非。未有定屬。有言之理。與未嘗有言之理。總不足計。鵲音鳥雛出外。而

叫音無定也。言

者何以異此。

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音隱蔽也。有言既與鵲音無辯。則道無不存。

言無不可也。因何而有真僞是非之

別乎。四語俱請問以起下文之意。

道隱於小成。言隱於

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小成謂安於一

察以自好榮華謂狂於私說以相誇此道與言所以蔽也
 儒墨之自是以相非者非以此歟○自言非吹句至此言
 是非本自無定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儒
 皆成心爲之耳之是非欲有定論在用我無成心之
 明而已○已上言物論有齊之之法物無非彼物無非是
 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是非各有彼我欲以明者必置身於是非之外易地以觀
 斯見彼出於是則其爲是亦因彼而然耳○見字知字皆
 自上而明彼是方生之說也物方生方死亦惠子語莊子
 字生來引之以喻是非之無定耳○
 愚意齊物論一篇全爲惠子公孫龍等而發蓋惠子輩以
 善辯著名物論所以不齊也故篇中多引其言又指其事
 云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因
 是因非因非因是是非之說卽生死之說也彼出於是者
 於無是無非之中忽然而生彼是譬之

以為是即彼
所是莊引惠
子說蓋因糧
敵破其說也
註不由不
非之途也
須尋出箇此
的偶來方顯
他的被是今
無尋覓他
索罷了是非
忘豈非道樞
道樞而得箇
中的把柄以
無窮則辨者
知是非之無
而掃除一切
華之言故曰

猶方生矣乃有生則有死循環無窮是以聖人不由而照
是非之相因若分別之何處分別之於天亦因是也
以已見也○照字根上明字來天字生下天均天倪等字
此句最是肯綮因是兩字是齊物論本旨通篇俱發此義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
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此言因是之實在以彼之是非
是與無彼○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
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使彼是
無有偶對而我常操其是非之樞紐以得其循環之用不
落於邊際之偏以順應是非之無窮所謂以明者此已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

知因其是非而
明之沈註人各
以在我者為是
在人者為非
我指比人指則
人指誠非指也
以人之非指而
比我之指則我
指亦非指也
白馬指物二論
載於篇末請往
觀焉陸註人曰
可因而可之人
曰不可因而不
可之此謂因是
華乘道可升因
而成之物有然
因而然之郭註

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
馬也○公孫龍子有白馬指物二篇且謂白馬非馬辯論雖
過一指一馬道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
之可通如此○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
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
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天地萬物不過指馬既
可然不然隨物皆故為是舉建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憭怪
有亦無物不有也○也凡物之不同在道則無不通如此
道通為一○建梁楹柱厲惡也恢太怳戾憭乖怪異其分也
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破碎曰分圓
曰毀凡物之成毀相因平陂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
往復之理無不可通如此

建橫極縱通雅
東方朔曰以建
撞鐘建極舉大
小耳李註適至
也至於得則不
惟非者息是者
亦息故曰幾矣
已二字從不
用生來壹一偏
也為者自以為
壹不知跳不出
這個圈套也沈
註今之解者勞
神極慮以為一
而不知其本一
也視去三者若
狙真慢世之尤
者彼欲朝四暮
三則朝三暮四

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
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諸庸者因人之是也
蓋無物不可無物不然庸眾之中不必自用而愈有以得
其用用而通通而得有不不知然而然此因是之道已已無
所不勞神明為壹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
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
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壹執滯也狙
食狙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於芋之本數原未嘗加損使
不因狙怒而改命之則狙之怒終不可解矣此亦因是之
道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和調
聖人知其如此故和之以是非而止乎天然之則自無不
均可通為一故兩行而無分別也○自以指喻指至此言

三則朝三暮四
被必不喜聖人
和之以是非即
用此法而方即
是亦一無窮非
亦一無窮也

道本無不通無容執滯所以發明因是之故照之以天者
心之所及休乎天均者道之所歸物論之所以貴齊如此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
盡矣不可以加矣知道者必通於未始有物之先方為道
知止其所不知者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對也對待
是也○第一層其次以為有對焉而未始有是非也三層是
俗本為卦費其次以為有對焉而未始有是非也三層是
解○第二層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有是與非則道為既散之
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愛即下面好字之義猶果且有成與
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成虧相因於有物之後以未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

陸註自是非生
而道於是乎虧
矣道虧則人心
不復知有自然
之真作好作惡
各成其自愛自
好之私故曰道
之所由虧愛之
所由成
朱註故猶跡也

齊物論

也。昭氏鼓琴成於先而虧於後。是成虧之無定如此。枝。枉。策。杖。節。音之具也。惠子之據梧也。以梧爲几。據而高談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昭文之鼓琴。與師曠之鼓琴。以其知近精。故爲終身篤好。載從事也。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惠子之所好獨然。故欲明之。獨切。不知非所當明而明焉。是以終於堅白之昧而不悟也。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緒終身無成。惠子既終。而其子又將堅白之載于書者。尋其綸緒。竟無所得。○諸鮮以文之綸緒。指昭文說。語意割裂支離。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以惠子之事觀之。則物與我本無所

謂成ト。如此。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故滑亂疑惑之中。而明出焉。此聖人之所尚。至此。承上道通爲一句。因推原乎道之極。無所謂是非成虧之數。以見其不得不因是也。物論雖欲不齊。亦不可得。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上面言無是非其旨已悉然而無是非之言卽爲有言亦未知此言果類於是否也但任其類者以爲類不類者以爲不類則我之言自與彼全矣請言其無是非之言可乎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若言無是非之源愈進而愈深直至於無無方成極致矣

安在也終歸于
未始有夫未始
有無而已謂之
指也舉其名述
雖復然其
歸宿一無分別
吾亦無謂之謂
不言之言既性
足為大無餘焉
小也此註以有
形為大則秋毫
大矣以有限為
小則泰山小矣
以有生為壽則
殤子壽矣以我
生為天則彭祖
天矣一上原著
不得言謂之即

○周子大極圖說個無極儒者以為千古未發
之秘不知無極之上尚有無無宋儒未曾道得
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若忽從無之中說個
是無了則未知此有無果孰為有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
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之今我既有無是非
是非之一言矣亦未知此一言為有說乎天下莫大於秋
毫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天地與我
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為天下之理和盤打算大小壽夭總
地與我並生自天地之視我與視萬物原無兩樣既已為
是萬物與我為一矣此數語是齊物論本義既已為
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則無容有

言也既謂之一
則算不得無言
也與上神馬照
李卓吾曰吾意
以至一足以齊
衆數矣而不意
一也一原不得
有言無道則因
平一而已
或曰淮南作自
無道適也而字
作則字講陸註
只為立箇是字
便有疆界八應
時俗之所謂應
也陸註論是統

言於其間但謂之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
即為有言於其間矣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
巧歷不能得曆數者也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
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由一而生言由言而
其從此適彼故也若欲無適則所謂因是而已○自今且
有言至此以無是非之言即為有言不如併此一言而去
待我出言以齊之矣大道未始有對言未始有常為是而
有珍也夫道無往而不存故未始有對言無存而不可故
生請言其珍有左有右左與右相對而相反有倫有義在物曰倫有
也請言其珍有左有右左與右相對而相反有倫有義在物曰倫有
分有辯族則有分有競有爭對辯曰爭此之謂八德六合
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

論道理則此
按長短辨則波
此反置通篇大
旨俱在論而不
辯而不辯而
句道昭而不道
言既明則不道
也下四句一側
解大辨不言是
主或曰孔融傳
贊註國即列字
五者指昭辨常
清俊而言方道
也言此五者浪
錄而後易道國
字淮南作弄可
證也沈註不言
之言不道之道

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春秋立大經以爲世道之計。此即先王之志也。其中有是有非。
聖人有微詞焉。未嘗反覆稱引以示人也。故分也者有
莊叟可謂尊孔之至。書中貶聖處皆非本意。
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
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聖人知有言即起爭。故
以其分之辯之。即爲不分不辯之人。則懷之與示之相去
遠矣。此段又從上段有言之意透下。見得聖人雖有言
仍不起是非之意。看他雙收道言二字。夫大道不稱大辯
應上雙起針線極密。此率然首尾也。
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廉。大勇不怯。道昭而不道。言辯而
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因而幾
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夫聖人有言不起是非是

雖有所不言不
道而天下之理
畢露於其中。雖
若有所不知而
以其不知含天
下之知。正是太
光明藏。不滿不
竭。正解天府此
段應無益損其
真。故或曰淮南
大道無形。大仁
無親。大辯無聲。
大廉不嗛。大勇
不矜。五者無并
而幾鄉方矣。不
言之辯。不道之
道。若或通焉。謂
之天府。取焉不

辯方爲大言。即如大仁大廉大勇亦皆不存其迹。若但
道不及。不成。不信。不五者尚有迹存。雖似圓虛漸落。邊
際非上乘也。故知必止其所不知。方爲至矣。不知則在末
始。有物者矣。應上古之人其知有所至。句。通篇結穴在
此。惟止於所不知。所以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
無言。真齊物論妙訣。
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
來。此之謂葆光。如知止其所不知者。奈何。即此不言不道
應無窮。自然注不滿。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也。此葆藏其
光明。亦猶聖人滑稽之耀而已。知其不知。豈非至哉。○篇
中二段散行。卷舒收縱。至此忽將知不知分。故昔者堯問
二對總收。意雖通。而詞實對。是散中取整法。
於舜曰。我欲伐宗。脰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宗一
一國。胥敖一國。不釋然者。
常存於胸中而不能解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
國。脰

損酌焉不竭其
知其所由出是
謂瑤光二一者
資糧於物者也
註瑤玲也謂和
氣之見者深也
沈註無遠迹幽
深附之自若此
聖人之所以弘
至德此其光之
論也

間。蓬艾之間。言其存國於卑。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
出。萬物皆照。之於天相呼應。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夫葆
德之所由成。積厚流光。自然無物不照。區區是非。總不足
入其胸次。舜之告堯。是已。今日之喪我。亦欲知止其所不
知。以渾同是非之言。獨見論辯者。謂之不足與較。惟修德以臨之。故特自愧而廢然而返矣。
物論之齊。非以此哉。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各有所自是也。曰。
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
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二問異而三答。雖然。嘗試言之。庸
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
邪。二語是此篇之眼。蓋知則落邊見。所以為不知。且吾嘗試
知而不知。則寓渾同。所以為知。觀下文便見。

羅註。漢景帝詔
或地饒廣。廣
莽趙充國奏。今
廣太美。地產
或曰通雅。獼狙
獼狙之語也。升
菴言獼狎以狝
為雌。即獼狙
又曰。夾音桂。蹶
蹶也。方音之曰
鳥。桓傳句。夾。即
句。箇足證通音
又曰。淮南。繁然
殺亂。莫知其是
非者也。

問乎汝。民淫。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
援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薦。稠也。蚍
蛆。甘帶。蚍。蚍。蛆。也。帶。蛇也。鳴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援獼狙。以為
雌。麋與鹿交。鮪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
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走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
此個不知。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
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
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

朱註無謂有謂
不言之言
或曰孟浪古本
作孟浪與放浪
通
又曰淮南見卯
而求晨夜見質
而求成布星其
理我亦不為著

莊子因
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上所言正處正
味正色皆利害
之端至人不但利害連生死
亦不知所以為不知之極致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夫子孔
子也聖人不從事
於務不以世故為事也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無求於
世也不
緣道無心依道
而行也無謂有謂未嘗不
有謂無謂
言也而遊
乎塵垢之外此句承上六句與不
從事於務句相應夫子以為孟浪之言孟
浪
實也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
黃帝之所聽熒也熒猶惑也言此道難知
即黃帝聽之而猶惑也而丘也何足以
知之且汝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言汝
此時

又曰鵬野于掌
天地而能遊者
謂之還名註旁
日月挾宇宙也
常往矣際而遂
於名
秋不從事於務
秋不就利違害
喜求
雖無心却是聖
人之功
雖有功不見聖
人迹
或曰子思平以
下不與上文接
或有脫文

身分尚早未得到彼地
位何敢輕易許之乎
則為孟浪故以妄言之聽之則為早計故以奚勞日月挾
矣聽之已上先答他夫子以為孟浪三句奚勞日月挾
宇宙旁日月挾宇宙即上文不從事於務而遊乎塵
垢之外之意奚者謂何道以致此也諸解無謂為其
脗合置其滑稽不求辯論之明則庶幾矣諸解無謂以
弟為其脗合不立異同之見置其滑稽以
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也故有分別高下如官之相轄
以隸屬而相尊者眾人所以
役役而徒勞也聖人則不然惟
若愚也無知而已諸解無謂
妄之雜合而一之混然純脗則死生無變矣此句萬物
頂上不就利四句生下生死夢覺一段諸解無謂
盡然而以是相蘊言積然於萬物而萬物盡然則是非不
起矣此句頂上有謂無謂二句生下
我與若辯一段言萬歲則無不齊之時
言萬物則無不齊之事矣諸解無謂
予惡乎知說生之

筮通馬猶心
斷通祈

弱喪謂自勿出家不知有家也
沈註或夢樂而其占悲或夢悲而其占樂覺寐之辨不同如此而愚者自以爲覺此知君與牧之貴賤而不知君與牧之時爲貴賤者也亦固哉予謂汝夢是夢中占夢也君乎牧乎用列子尹氏之僕登爲僕夢爲君事

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弱喪幼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
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
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慙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
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
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大夢也而愚
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君乎牧乎分貴分賤也牧牧圉也此卽上文以隸相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
尊之意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着此
句方全是文家深一層是其言也其名爲甲詭萬世之後
法莊文中此法甚多

沈註我與若既昧然矣而使人正之則人亦受我與若之昧以暗傳暗終無明期

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吊詭至怪也萬世知其解之少也○已上根參萬歲而一或純句痛發不就利四字實義
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是我勝
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彼此勝無定在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可以
節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兩存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
固受其黜闇暗昧不吾誰使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從中決定
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必仍是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
我矣惡能正之必仍是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
與若矣惡能正之必別是一說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
與爾我無涉

化必待物而能
化聲必待物而
有聲固相待也
然化與聲先有
實在也故若不
相待以言其故
之甚微也天倪
天然之端倪也
曼行猶曼延也
窮年消遣時日
也
言不知是何年
何說話係着前
住天倪亦因之
淵明詩引我不
得往前途當先
許未知止泊處
即此意也陸註

莊子曰
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必茫無他說然則我與若與人
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此外更何所化聲之相待若
其不相待是非之辯不一為變化之聲宜和之以天倪調
之以天均因之以曼行牽引所以窮年也盡吾年而後已
不參已意本錯簡在兩無辯句下呂吉
甫更定在此義最優今從之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
物然不然論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有
理是自當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以有然
有不是此謂天倪忘年忘義窮年故忘年振於無竟故寓
和之者以此而已振收歇也欲歇手於無盡而忘年故寄意於無盡
諸無竟而忘義即上文樞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之意也又

曼行者無窮之
變因不違也各
所以窮年也忌
軍則死生為一
條忘後則可不
可為一貫
疏與外篇蛇蛇
蛇蛇蛇蛇蛇蛇
輕微之至難知
其故也李注喻
曉也林註自喻
樂也
劉註夢覺有人
物育小大有是
非生生死存不
矣他人於此必

莊子曰
自解曼衍窮年之說○已上根萬物盡然沈註子以無窮為宗旨以不可
而以是相蘊句痛發有謂無謂二句實義知易寔寔
罔兩問景曰罔兩影外
其無特操與無一定
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形又待神而動其行吾待蛇蚺蜩翼
邪蛇蚺蜩翼其
邪所以主行者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蛇以蜩行
而蚺與翼不能自行自飛必有主張之者何能知其所以
然不然乎蓋影之所待又有待者如此○言所以無特操
之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栩栩飛
與自知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又無不知周之
夢為蝴蝶與不知前此為蝴蝶
蝴蝶之夢為周與此為周是

在春上收煞却
冷轉一語翻
從前話柄曰周
與胡蝶必有分
矣不知者以爲
尚生分別知者
以爲人牛俱失
之机也正言若
友
化則無不存矣
有物論是事物
之不能存不可
存不當存不必
有先將入籍地
籍陪出天籍已
影箇天然生就
不能有的樣子
落到天籍用不

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明明是個兩物。夢此之謂物。如雀化蛤。雉化蜃之類。故外篇云。其死也物化。言人之死亦猶物之化。不相知也。以夢覺驗之。則其理躍然矣。此段言天倪自動。或兩物而歸一物。或一物又疑兩物。俱成幻相。見物論本齊。相待相疑。俱非也。明道之言。各有是非。是謂物論。物論之不齊。皆起於各自爲我之心。然有心則有知。有知反以傷其心。而究無損益乎。道之數。徒增紛紜耳。故欲齊物論。必須善用其知。善用其知者。止其所不知者也。通篇以知不知作線。曰芒曰昧爲無知。曰明曰照爲善用其知。曰滑疑之耀。曰葆光爲止其所不知。止其所不知。將奈何。所謂因是

知其所爲。便三
句。得存不存都
提在空中。蕩漾
折到無損益乎
其真見得。不當
存之故。又一路
騰挪。存之之害。
順勢拋出。聖人
不由而照之於
天句。使不當存
不必存之故。如
旋波乍起。愈轉
愈深。運用而箇
不用而寓諸庸。
使不能存不可
存。不必存不當
存之妙。微得。花
墨。點。滴。淋漓。

也。南郭子綦之喪我也盡之矣。以爲人心之有是非。本
是無中生有。猶風之吹萬不同。忽成無數。變態誰爲爲
之。是地籟也。實天籟矣。人心由知而有言。無論大小。皆
其自造。千頭萬緒。乍起乍滅。自所謂真君者。茫不知取
其寃。至勞神明以終身。俾心與形俱盡。而不已。何也。以
其有成心也。夫言等之。轂音之過耳。原無有真僞是非
於其間也。乃有所蔽以生。儒墨彼此紛。無定見。是未嘗
善用其知。卽物之彼是。易地以相觀耳。惟因是而照之
於天。以虛相應。無窮期也。是豈故爲強合哉。蓋道原通

然後拖出論而不議句明點論字餘緒繞出不有之益然淆亂見至人未嘗置喙大覺難遇見我生何用自勞然則不存則人皆放下存之則人皆分不開不知付之一妻齊與不齊諸君自認

爲一高下美惡常怪成毀所不得與焉者也達者知之勞神明爲壹者不知也此聖人照之於天亦欲止乎天則之自合所以善用其知矣夫知以何者爲至哉古之人必置其知於未始有物之先其有物者次焉有對者又次焉以其漸及於是非也是非用則未免有成虧之弊然而非偏竟不足爲成虧之據不但道之本通爲一即用道者究亦無或不一也聖人所以於滑亂疑惑之中而有其明豈非置是非於不用之故哉夫無是非則無言矣乃吾試思之卽此無是非之言亦未始非言

也斯言是歟則與是類斯言非歟則與非類前以人之言欲易地以相觀者此以我之言亦不妨易地以並處矣顧無是非之言何言哉必遡於無言之始矣尤有進焉必遡於無無言之始矣尤有進焉物無不爲一然一卽爲言由此相適於無已足欲齊是非者反以增是非矣故不如前所謂因是已者併此無是非之一言亦可省也夫不論不議不辯聖人於有言之時卽存無言之用亦恐生八德之畛耳然猶有言之迹者存也大道大辯則不然雖不道不及不爲已甚亦

難語於圓虛。古之人。知之所以爲至者。亦惟止其所不知者矣。於所不知者。而能知。則天府也。所以得環中以應無窮者也。於所知而歸之於不知。則葆光也。所以圖滑疑之耀者也。舜之告堯。亦不過此。他如利害死生付之不知也。則王倪之告齧缺也。君牧人我。不能相知也。則長梧之告瞿鵲也。至於形影相待。而不知所以然。夢覺相疑。而不知所以分。則知之止於不知。漸入化境矣。尚何不齊之物論哉。文之意中。出意言外。立言層層相生。段段回顧。倏而羊腸鳥道。倏而疊嶂重巒。世儒見之。

每不得其肯綮。輒廢閣不敢復道。此猶可恕。乃敢率臆曲解。割裂支離。俾千古奇文。埋沒塵土。嗚呼。莊叟當日下筆落想時。原不許此輩輕易讀得也。又何怪焉。

公孫龍子

白馬論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曰有白馬不可謂

莊叟指馬之說。或曰出公孫龍。或曰否。諸說紛然。各言其所欲言也。要之學者當循其本耳。姑按二論而附之。秦開云。

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爲有馬。白馬之非馬。何也。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非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爲馬。白未與馬爲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曰。以有白馬爲非馬。謂有馬爲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爲異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以黃

馬爲非馬。而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有白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馬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指物論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爲天下之所無。未可。天下無指。而物不可

養生主第三
林疑獨曰夫真性裂而有善惡二二立而有名刑唯順性命之情而不損不加于方物混同而無善無惡則刑名之所不能及也天下所以有善名因不交者善所以有惡過之者生或輕生趨義以要一時之名或貪生逐利以陷中道之天皆所謂近名近刑之善惡

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天下無指者。無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以有不為指之。無不為指。未可。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指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指。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誰徑謂無物。非指。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為指。

非順性命之情而公其已甚。諸葛鹿門曰。下已字。粘上已字。已知其為殆。而又用其心思不已。終于殆而已。或曰。督解正中。為是管子為善。乎。毋提。二為不善。將陷乎刑。善不善。取信而止。矣。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縣平日月無已也。生天所付之理。年人所付之分。其失一也。

內篇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生必有死。而知也無涯。應事之識。所以運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隨逐也。此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此句言其已。如此。而役役為知。惟有危而已。為善無近名。或輕生趨矣。尚何益哉。已上言不養之害。為善無近名。義不至於。要為惡。無近刑。或貪生逐利。緣督以為經。緣循也。衣背當喻。凡事皆有自然之理解。如下文所謂有間是也。經常也。循此以為應物之常。不必復隨無涯。以為知矣。時解上下文俱說。可以保身。髮膚言。可以全生。運動言。可以養親。畢生所當為。可以盡年。指壽大言。四句皆所以免於之大者。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

或曰淮南屠牛
吐一朝鮮九牛
而刀以刺毛庖
下用刀十九年
而刀如新割
何則游乎衆虛
之間高誘註庖
下存屠伯也呂
氏春秋宋之庖
丁好解牛所見
無非死牛者三
年而不見生牛
用刀十九年刀
若新割研順其
理誠平牛也
或曰官知之知

所蹄以一足跪而抵音翕若然嚮然相離聲奏刀騞然騞破聲莫
不中音樂音三句寫聲合於桑林之舞湯之樂也手足乃中經
首之會身之若然力之騞然似之文惠君曰譚善哉技
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解牛已畢故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
技矣出乎技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有全三年
之後未嘗見全牛也見牛只見其理解如體之方今之時
言現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
官謂手足耳目之官知止者遇有齟齬知當住刀音
而神自欲行循乎牛之理解有天然之縫接處也批大郤
也導大窾空也因其固然天所以為技經肯綮之未嘗肉際結

諸註去声謂用
察之官處而不
用

土地之上之物
如土委地猶斤
所無事之意

也而况大軋乎大骨也言我之技未嘗在牛骨良庖歲更
刀割也音族庖月更刀折也技嘗經今臣之刀十九
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
刀刃者無厚以無厚人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原無待於雖然每至
於族錯處吾見其難為非可怵然為戒心視為止注行
爲遲住動刀甚微肆刀譟然已解如土委地譟然當作物
用力其不可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旁若無滿志善
刀而藏之拂拭盪摩其刀藏爲後用也層層言所好之文

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借文惠君之口發
發緣督以爲經之義。叙事處喻應物之善。所云天理
固然有間等語。皆喻物有自然理解。無難處之事也。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右師官名。先爲是官。其後以罪被刑者。曰是何人也惡
乎介也介。特也。特足。故謂之介。天與其人也或計其生來便是獨足乎。或有兩足被一人去其一
乎。曰又更平。曰。又更。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獨彼一足若人
之貌有與也凡人形貌無不兩足並行如黨與然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使
其祿仕故取其祿仕故取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求食不斲斲。斲也。平樊
中神雖王不善也樊中雖有食然授人以殺割之權神非
如高舉遠引處於利害不攪之地喻右師受祿被
刑非養生之道也。通段發爲惡無近刑之義。

可疑也止在乎
出之速失之出
亦因哭者而出
華乘前言生之
當養此言死生
如一豈故相反
哉知死生之一
者乃爲善養生
不能及其養生
之道如殺刑也
焦楚吾曰曰神
行曰神王養生
者養其生之神
也隨無涯者死
縣解若不死緣
督者生之所受
者不生沈註有
係焉縣無係焉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不哀又弟子曰非夫子之友
邪疑其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疑非弔曰然只當
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其人猶言個中人今知其向
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
哀彼其所以會之也彼指老子會會合必有必有不斲言而言悲
詞不斲哭而哭者以平日用情過深其死是道天倍情忘
其所受是遺天受之理而倍益以人之情也古者謂之道天之
刑情之所鍾自爲桎梏而已已上詆老聃俱在平日上
論本題是養生說及死已爲奇矣乃弔而不哭反怪夫
人之哭尤爲奇也及怪夫人之哭因怪死者適來夫子時
有以致其哭吾不知其從何落想大奇大奇

鮮有死生為解
無死生為解
人命係于天
言薪指則而可
窮也指窮於為
薪一以見生之
當養一以見解
解不致邪註為
薪猶前薪也劉
註薪火之論以
營神舍於形而
遷移也古之至
人所以戰戰兢
而視形骸為逆
旅者以此況皆
狗形而喪其尊
形者乎王註以
薪繼薪則火不

也。適去。夫子順也。來。生。去。死。也。適。偶。值。也。偶。生。時。自。生。偶。死。理。當。死。耳。安時而處順。
哀樂不能入也。人。苟。安。於。自。然。而。生。則。不。以。為。哀。樂。處。於。自。然。而。死。則。不。以。為。哀。樂。何。益。已。上。論。入。乎。帝之縣解。懸。同。人。之。生。如。物。懸。空。中。死。則。解。其。懸。而。下。矣。此。皆。天。之。所。為。非。人。得。與。哀。樂。何。益。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指。指。實。也。作。活。字。呼。應。薪。喻。形。火。喻。神。薪。所。以。傳。火。為。薪。者。既。窮。火。亦。隨。盡。但。薪。之。窮。可。以。指。實。若。火。既。盡。之。後。則。有。不。知。其。能。他。傳。者。喻。形。有。死。而。神。無。死。本。不。當。哭。也。三。句。自。明。三號而出之非薄。○通段發為善無近名之義。
養生王者言養其所籍以生之主人。即齊物論篇所謂真君是也。此篇亦從前篇生來大意謂人之生有盡而
其知無窮者不得其養之道則終身役役相刃相摩遂

能滅知生養生
則生不滅則火
所以傳不絕則
生所以久所以
無時而尽也
按此說本於郭
註
魚從吾曰此篇
首言知無過而
終之以不知其
及惟知而不知
故雖死而無死
矣老子曰死而
不亡者壽又曰
不自生故能長
生有不生之生
而又有不亡之
死則生可死亦

致其形化其心與之然矣故為著養生主之說為善無
近名三句是一篇之綱善指德義言惡指勢利言俱就
應物上講為善為惡不為己甚悉循乎當然之則順而
處之行所無事所謂緣督以為經也庖丁解牛以無厚
入有間批卻導竅技之神而不勞雖有族之難為微動
刀而已解此亦緣督為經之術無他謬巧也養生之道
豈有殊歟然或有不得其道如右師之夙身寵祿胎禍
則危似為惡而近刑者乃雉之飲啄維艱而樊籠不願
則何也故知善形之不如善神矣如老聃之生用其情

可而何乃言長
短壽夭也。莊生
言老聃死于派
雉神王之後以
終養生之旨豈
無意歟

死致其哀似爲善而近名者乃帝之縣解有時而薪火
無盡則何也故知任人不如任天矣。惟利害不撓以生
而全其主哀樂不入以主而待其生則吾生有涯而實
無涯也斯爲善養已文之晰理精確體物肖似有呼有
應極方極圓此莊集中所謂布帛菽粟之文不可一日
離者也。

無窮倭曰按佛典有解此章者曰人之傳于薪猶神之傳于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則薪非薪則
期都公可乎
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惺惺之惑深惑者見形拘於一生便謂神性與衰猶薪火窮於一本便謂終
養生是言養生之大主腦開手直起生字及旋養字善惡兩層夾出緣督居經句暗點生字下四句飛花驟雨千點點只是
一點隨用庖丁一段接住見養生者里不隨無涯以自殆亦不至畏物而幽靜惟養此一片清剛之氣隨机鼓動神遊于天理則自
不傷於物而點養生字折到右師之介折不養生的樣子作觀末段帶出一極養生之老聃拈出一無間養生間事地最妥傷
生於過失正見得養到老聃極微還須仔細非貶薄老聃也通篇只首段文法略易明餘則月華霞錦光燦陸離令人玩其
文而忘其命意之妙

莊子因卷之一終

